

日本导演竹内亮

纪录片导演竹内亮(见左图)最近突然火了。这位在南京生活了7年的日本人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人抗疫的纪录片《南京抗疫现场》,10分钟的短片全面真实地呈现了南京民众疫情防控下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短片自3月2日甫一问世就成为日本社会的关注焦点,日本多家电视台播出该片,并邀请竹内亮讲述中国抗疫故事。而在中国国内,包括“共青团中央微博”等主流媒体平台都播放了这部纪录片,观看的网民达千万之多。一时之间,这部纪录片在中日两国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随着疫情席卷欧美,竹内亮团队继续完善拍摄内容,又制作了英文字幕,并于3月15日上传YouTube,让一众老外网友也看得“叹为观止”。

竹内亮和妻子在日本相识,当时赵萍在日本留学。两个人相恋后,很快结婚了。因为妻子,竹内亮经常来中国,一来二去,就爱上了中国。2013年,索性就把家安在了南京。两个人一起创业,做了一家文化公司。

武汉封城前,竹内亮还在日本出差。2月中旬,竹内亮从日本出差完回到南京,中国国内的疫情正处于高峰时期。当时他从上海返回南京的路上,因为高铁停运,只能坐那种绿皮火车,整个车厢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人。那种感觉让他永生难忘。

回到南京后,他就被社区要求开始长达两周的隔离。好动的他最开始显然有些不适应,他甚至在微博上忍不住吐槽这种隔离措施的严格,没想到收到了6700多条留言,全是

为中国打Call

那些留守的“歪果仁儿”



中国网友对他“解读”中国防疫政策。被隔离期间,小区里提供的各种贴心服务给竹内亮留下了深刻印象。小区的保安还给他家送菜,并且亲自送到家门口,这让他感到非常暖心。

有一天,竹内亮想,自己既然是做纪录片工作的,在这个非常时期去拍一部反映中国人抗疫现状的纪录片,不就是对中国抗疫工作的最好支持吗?最终拍成的视频里,他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中国人抗击疫情的一幕幕:进居民小区前量体温、酒精消毒;“零接触”买快餐,用手机App登记旅行信息,学生们宅家上网课等。除了《南京抗疫现场》,他最近还推出了多部与疫情相关的短视频,如“住在武汉的日本人”“在日本的武汉人”“在北京的日本护士”等。

像许多中小企业一样,他和妻子开的文化公司也深受疫情影响。但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遇到的困难,在竹内亮看来,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自己,继续拍摄制作反映两国文化和社会的视频,促进相互了解。他相信中国的疫情将很快取得总决战后的胜利,到那时,一切都会好起来。

约旦人Issa

Issa(见中图)是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人,在中国生活了12年,其中在武汉这座城市生活了7年,从事国际贸易工作。这座城市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他非常喜欢武汉的光谷和汉街,经常去那里喝咖啡。

在武汉封城之前,Issa其实已经听说了武汉有很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那时,Issa在约旦的家人也非常担心,每天都会通电话,了解他们是否安全。1月底,武汉疫情全面暴发后,多个国家相继安排从武汉撤侨,约旦王国也安排包机从武汉撤侨74人,Issa就是组织撤侨的负责人之一。

一年多未和家人相见,远在约旦的父母亲人心急如焚地再三催促,他和妻子决定回约旦。他们办好所有手续,按照大使馆安排的日期启程,可是上了飞机看到武汉天河机场那冷冷清清的一幕,想到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遇到疫情危难,他和妻子不由得相视流泪,两个人几乎同时说出“我们留下吧”。

疫情暴发初期,得知武汉

所有医院物资奇缺,他和妻子跑了很多大药店,也委托外地的朋友帮忙购买口罩和酒精。他们先后购买了近23万元医疗用品,然后自己开车送到武汉各个医院。

这些物品的数量看似不大,但因为都是依靠Issa的个人力量去买,一次很难买到大批物资,最后分了好多次,每次只能买一小部分,才顺利购买和送达完毕。

这个过程中,夫妻二人齐上阵,妻子一直与Issa并肩作战。两个人除了自己购买一些物资,还参加了两个社会组织的志愿者团队,有时搬运物资、有时给外援医疗队做志愿服务。直到现在,他们还奋战在抗疫一线。

他期待疫情能够早点结束,而到那时,他和妻子就可以安心回到约旦与家人重聚了。

德国网红阿福

来自德国的阿福(Thomas,见右图)常住上海,作为一位中国女婿,他能流利地切换德、中、英三种语言。疫情期间,他利用自己的语言文化优势,连线采访从德国到武汉支援疫

情的病毒研究专家,向国内外的朋友做科普,帮助大家了解疫情状况。同时利用去超市买食材的机会,拍vlog记录菜价,击退谣言。他还展示自己的幽默天赋,开启趣味挑战“自我隔离12小时”,与网友互动,呼吁大家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生活。

阿福与中国结缘早在2005年,那时他就开始和自己的高中老师学习一点儿中文,他形容,当时中国对他来说还是个神秘的国家。到2007年8月,他已经靠自己打工赚够了旅费,就跟着老师一起到中国考察。

如今,阿福娶了中国太太,在上海安家,积极推动中德文化交流。他运营着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一不留神成为了一名“网红”文化博主:他定期发布文章与视频,记录自己在中国的生活,讲述各地有趣的文化与风貌,很受粉丝们喜爱。他说,从刚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的新闻他就开始关注,随着病例不断增加,他就一直想做点什么。德国病毒研究学者Rolf Hilgenfeld到武汉援助,是一个契机,阿福立刻和这位老乡取得了联络,请他讲述科研的跨国合作,并从病毒学的角度给大家介绍击退疫情可能会经历的过程。

随后,疫情进一步发展,网络上各种流言铺天盖地。阿福远在德国的妈妈也很担心他们。他就利用和妻子出门买菜的一次机会,记录了上海的真实生活,让更多人安心。影片中,他结合自己的生活情况,呼吁杜绝谣言,相信科学,远离偏见,“我们要对抗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摘自3月17日《北京青年报》曾小亮 武冰聪文)

网红凯哥

日渐西斜,阳光为万物勾勒出金边。在20病区办公室里,医生刘凯正查看患者CT影像。一名保安从办公室门前掠过,又倒转回来,问:“你是那个照片中的医生吗?”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东院),“照片”不是泛指,它有特定意义,就是指那张照片——(上海)中山医院医生刘凯和87岁的患者、小提琴家王欣一起看夕阳的照片(见图)。

和保安同行的东院本地护士也挤到门前,问:“谁是凯哥?”刘凯27岁,在医生群体里算是最年轻的,可是现在却被身边同事(不论老少)称为“凯哥”,一半是玩笑,一半是尊重。

“你怎么知道?”刘凯问。“看着好像。在电视上看过。”保安说。

到了这时,他只得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拍照片的医生,就像是明星乔装打扮后还是被“粉丝”认了出来。

有故事的老人

照片里的另一位主角——

谢谢你 陪我一起看过夕阳

·宰飞·



87岁的患者、小提琴家王欣的病床和刘凯医生的办公室隔着5道门,2个污染缓冲区。

王欣身形瘦削,白发齐耳,很像人们想象中的老艺术家形象。此刻,他端着一部智能手机,时而翻翻微信,时而看看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他对自己会用智能手机这件事很自豪:“我有好几个微信群,老年大学的、乐团的、亲戚的。”他说话声音响亮,全然不像肺炎患者,这一半是因为一辈子都在

和音乐打交道,另一半则是因为耳背。

年纪大了,他语速很慢,可普通话极标准,而且带着明显的北方口音,一问才知,他出生在河北蓟县(现天津市蓟州区),马三立的同乡人。1948年,当时还是少年的王欣离开家乡,远赴河南开封参加革命。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当天,随部队进城。那时候,他是文工团的一名小兵,从吹小号开始音乐之旅,后来转行拉小提琴。此后日日琴不离手。

但是,这会儿在东院隔离病房里,他不得不与小提琴暂别。老先生恢复得不错,已经能自己扶着床边护栏坐起,还能在护士搀扶下去上厕所。

夕阳中的两个身影

那段黯淡无光的日子,王欣的女儿记得。她说,父亲生病前作息很规律。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然后上街吃碗热干

面或是粉、鸡蛋、豆浆。早餐后,绕小区里的绿地走8到10圈。1月28日早上,父亲却没有按时起床。他说没力气,不想起。女儿拿体温计给他一量,发烧了,37.4℃。

2月1日,王欣被诊断为疑似新冠肺炎,但是没有做核酸检测,也就无法确诊,只能回家等候消息。2月9日起,武汉发起“应收尽收”拉网大排查,落实“四类人员”(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法明确排除的发热患者,以及密切接触者)分类集中管理措施。当晚,王欣住进了武汉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2月10日,这天是中山医院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东院20、22病区的第二天。夜班才开始,医生就接到通知,有十几个病人转入。其中有一位瘦弱的白发老人,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意识已模糊。这位老人就是王欣。

此后每天下午,王欣女儿都要电话询问父亲病情。医生说,他们有时不太愿意接听患者家属,特别是危重症患者家属的电话。说什么呢?说情况很糟糕吗,那会吓坏对方;说放心,我们一定救得活吗,那自己也不相信。

中山医院的医生没有轻率承诺,不过,他们尽了全力救治每个病人。他们第一时间为王欣用了高流量吸氧,提高他的氧饱和度。王欣身体日渐好转,肺部渗出不断减少。3月5日,刘凯医生推着他去另一幢楼做CT。在做完CT回来的路上,刘凯问王欣要不要看一眼落日。刘凯知道,老先生已在病房里住了近一个月,一定想念久违的阳光。其实,刘凯自己何尝不想多感受一下太阳。在武汉的这一个月里,除了酒店就是医院,医务人员也闷得发慌。

王欣点点头,表示想看看落日。于是,刘凯停下步子,站在床旁,陪老爷子一起,感受这早春三月的阳光。同行的护工甘俊超随手拍下了落日余晖中的这两个身影。(摘自3月25日《解放日报》)